

Vision 抗战史话

《游击队之歌》：脍炙人口 精彩流行 经久不衰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70多年过去了，这首脍炙人口的《游击队之歌》一响起，游击战士们巧妙、灵活地与敌人周旋，伺机消灭敌人的形象仍然生动地浮现在人们眼前。

1937年9月，八路军115师在山西大同平型关附近伏击日本军队并取得抗日首胜的战斗，打破了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举国抗日信心大增。同时，八路军进一步明确了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一战略方针的重要意义。

几个月后，深冬已至，115师主力343

旅驻扎在山西省洪洞县白石村温家大院。而恰好此时，由贺绿汀等文化名人组成的“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演剧一队”辗转来到了山西抗日前线。到白石村一带慰问演出时，贺绿汀听取了343旅政委肖华对平型关大捷的生动描述，对八路军游击战法产生了浓厚兴趣。

于是，创作灵感被激发的贺绿汀，在1937年寒冬的白石村温家大院一间瓦房内，一夜之间连词带曲写下了这首振奋人心的歌曲。这首歌不仅准确刻画出游击队员机智、灵活的英雄形象，其歌词也接近八路军的游击战法，用音乐的形式为游击战作了一个形

象注脚。

此后，《游击队之歌》以其简单明快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曲调，迅速传遍山西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而传遍全国各抗日战场，成为八路军战士们苦中作乐的精神力量。

14岁参军、如今已经90岁高龄的老八路赵纪勋说：“战斗很残酷，战士们的生活也很苦。悄悄哼唱抗日歌曲，是我们宝贵的精神生活。”

“有时自己哼唱，有时指导员或者文艺干事带领战士们一起唱。不过不能声音太大，以免暴露行踪。”耄耋之年的赵纪勋唱起70多年前的歌曲，依然铿锵有力、充满激

情，好像回到战场一样。

以《游击队之歌》为代表的抗日歌曲，许多都诞生于战场一线，是抗日军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鼓舞了八路军的士气，也促进了军民团结，在军营和群众中广为流传。

“这样优秀的经典，有着经久不衰的魅力，应该一直传承下去，唱响在一代代人们心中。”山西省军区军史志副主编牛惠玉说。极富感染力的《游击队之歌》，不仅成为抗日战争峥嵘岁月的永恒印记，更唱出了机智勇敢、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勇前行。 王卓伦



(本报资料图片)

Vision 关注

“独自飞行1840.018公里的北京山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是彭少仪名片上的唯一头衔。这位自称“台湾茶娘”的90后女生，带着万把块孤身闯京城，赶上大陆“互联网+”和大众创业热潮，短短10个月，所创立的山茗公司已经估值千万。

彭少仪出身南投的茶叶世家，就读台湾大学财务金融系，毕业后顺利进入台湾顶级的猎头公司。虽然一路顺遂，但她偶尔也会迷茫：“这究竟是自己想要从事一生的职业？”

问题很快有了答案。2014年7月，她来北京参加两岸青年创业论坛，发现不论是对创业的政策扶持和资助力度，还是年轻人创业的热情和投入，大陆都优于台湾，不禁萌发了到大陆创业的念头。

“我从小就跟茶叶生活在一起，茶对于我来说很日常化，但对不少年轻人却是敬而远之的东西。”彭少仪说，意识到办公室茶饮是亟待开发的蓝海，她决定发挥所长，将创业目标设定为打造“属于都市白领的茶”。

万事开头难。从南投到北京，年轻的彭少仪只身飞到北京。其时，她唯一的人脉是在创业论坛上结识的大陆合伙人；唯一的资本是从家里带来的12900元人民币；唯一的落脚点是在中关村附近的合租房。可这些没有磨灭彭少仪的热情，“反正不会死的话，就一切都有可能”。

为拓宽人脉，她出入各类创业圈、茶商圈、校友圈；为了解市场，她花两个月在7家不同的公司蹲点观察都市白领的饮品喜好；为打磨产品，她尝试了20多种不同的滤袋和茶叶的搭配。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摸索，彭少仪最终打造出自认口感与特点都最适宜办公室饮用的茶，她发明的挂耳滤袋加原叶冲泡方式——“办公室滤泡茶”也成功申请专利。而后，组建团队、获得融资，今年1月，北京山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不同于传统售卖方式，山茗采用互联网营销模式：产品通过微信社交圈出售，并将顾客导入社群，通过线上与线下活动联动不断扩大社群规模；微信公众号上没有广告，更多的是茶文化介绍、职场主题专栏、线下活动预告。

彭少仪认为，商家在与消费者建立互信关系后更容易被接受，而“互联网+”正是最好的联结渠道。“我们希望通过互联网，与所有可利用的人、事、物联结起来，成就自己的‘山茗主义+’”。

这个山茗的营销团队全由90后组成。大家经常为了一句精彩文案或一个新奇创意加班至凌晨，却没有人抱怨辛苦。“年轻人最大的优势是不怕失败，没有后顾之忧，大家能一心往前走。”彭少仪说。

在她的带领下，山茗公司发展迅速。今年2月和5月，他们相继推出两代产品，并在3月和6月分别得到两轮融资。眼下，他们正计划推出第三代产品，并将团队扩充到30人，线上淘宝店和线下实体店也都在紧锣密鼓筹备中。

“现在常有想来大陆创业的台湾年轻人特地注册微信向我咨询。”彭少仪说，很开心看到自己的经历鼓舞到很多人，有了顺遂的开始，山茗团队会继续努力，让“办公室滤泡茶”的名头更加响亮。因为，做得越好，就越能告诉家乡的小伙伴：对于怀揣创业梦想的人，大陆是很好的选择，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迈出第一步。 赵睿

从一万到千万：『互联网+』与茶的化学反应



抗战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1纵队25团8连官兵发扬白刃格斗精神，训练中苦练刺杀。(新华社发)



1938年11月3日，新四军战士在马家园战斗中打击敌人。(新华社发)

Vision 域外

美科技公司如何充当情报部门大规模监听合作者

美国《纽约时报》日前报道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与美国国家安全局保持数十年合作关系，“极为自愿”地为后者的大规模监听活动提供帮助。实际上，美国很多科技公司都与政府情报部门有密切合作，这种合作在情报部门的监控计划中发挥关键作用。双方在合作中互利，各自得益。

2013年6月，美国《华盛顿邮报》和英国《卫报》根据前防务承包商雇员爱德华·斯诺登提供的机密文件，披露美国国安局依据法院令，从谷歌、苹果、脸谱、美国在线、雅虎、微软等知名互联网公司大规模收集电子邮件、照片、文档、搜索关键词、联系方式等个人信息。此后，媒体陆续曝光美国科技公司帮助情报部门进行大规模情报收集和监听的更多详情。

据彭博社说，包括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军方部门在内的美国情报机构与多家科技公司都有协议，由后者向情报部门提供敏感信息，并获取种种好处作为回报。这些敏感信息对情报部门或网络战部门极为有用，不仅可用于国家安全，还可用来入侵对手的计算机系统。这样的合作协议非常敏感，知情人很少，有的协议由公司和情报部门的最高层直接签署。加上金融公司、卫星通信公司、制造业公司等，与政府情报机构合作的美国公司数以千计。

一些知情人向媒体爆料，全球最大的软件供应商微软如果在其热门软件程序中发现漏洞或隐患后，会在公开发布补丁之前，先向美国情报部门提供有关信息。这种“预警”能帮助情报部门利

用卖给外国政府的软件漏洞，比如利用这些信息进入外国政府部门的计算机系统。在媒体报道后，微软承认，它在美国多个情报部门的合作中提供这类“预警”，以帮助政府评估风险和处置威胁。

英特尔公司旗下的信息安全软件制造商麦克菲也是情报部门很有价值的合作伙伴，因为它对恶意网络流量非常了解。麦克菲的防火墙收集黑客攻击的信息，可用于准确定位黑客攻击源。该公司还了解世界各地信息网络的架构，这些信息对于想要侵入这些网络的情报间谍机构非常有用。

斯诺登提供的国安局机密文件显示，电信业巨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韦里孙通信公司均与国安局保持了数十年合作。其中，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合作规模更大、更富成效。2001年“9·11”事件之后，该公司开始向国安局移交用户电子邮件和电话记录。2003年9月，该公司启动新的信息收集能力，曾在一个月时间内就向国安局转交了4000万个互联网数据记录，每天向国安局的关键词选择系统转发超过100万封电子邮件。这种大规模收集信息能力被国安局称为相当于“实时存在于”全球网络中。

除了个人通信信息，有关网络运行所需要的设备规格和数据的信息对情报机构来说也很有价值。知情人透露，在这方面，公司通常只有一名高管和很少一部分技术人员与情报部门合作。

此外，随着过去十年所监控收集的信息呈爆炸性增长，情报部门还与一些硅谷科技公司合作，利用后者开发的

数据技术，对海量信息进行梳理、分析和破解，帕兰蒂尔公司就是其中颇引人注目的一家公司。

从媒体披露的情况看，美国科技公司与情报部门合作，有的是迫于压力、遵照法律要求，但也有出于自愿。根据美国《涉外情报监视法》规定，监听美国本土的目标需要法院下令授权，监听外国人的通信则无须法院令。就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而言，它并非简单地向国安局提供数据、由后者自行筛选，而是事先对数据作了筛选，再把政府认为可以合法收集的信息传送给国安局。这就意味着在没有法院令的情况下，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是出于自愿向国安局提供外国人之间的互联网流量。

美国情报部门的网络监控和情报收集越来越依赖与科技公司的合作，这是因为美国公司掌控着巨量的全球互联网信息流动所要经过的交换机、电缆和其他网络设备。作为回报，与情报部门合作的公司被视为“可信任”的伙伴，得到额外资源，比如有的公司可以接触保密情报。2013年国安局为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合作投入了约1.89亿美元，可以说，科技公司从与政府情报部门的合作中得到了实惠。

然而，与政府情报部门的合作，也使美国科技公司普遍受到侵犯用户隐私的质疑，招致对其产品和服务的不信任。据美国信息技术创新基金会估计，到2016年，美国政府的大规模网络监听将导致美国科技公司的海外业务损失至少350亿美元。

马丹



(新华社发)

Vision 科技

法国6岁男孩装3D打印假手

近年来，3D打印这一革命性的制造技术逐渐在医疗领域广泛应用。17日，一名先天残疾的法国男孩获赠了一只为其量身定制的3D打印假手。

据法国媒体报道，来自法国东部伊泽尔省的6岁男孩马克桑斯天生没有右手。在致力于为残疾人免费提供3D打印假肢的公益组织e-Nable的帮助下，马克桑斯获得了按照其手掌大小用3D打印机制作而成的假手。这只3D假手由塑料、海绵、松紧带、8

枚螺丝钉和尼龙搭扣等材料制成，外形酷似一只手套。马克桑斯无须接受任何移植手术，只需要用尼龙搭扣将其固定在自己的手臂上便可直接使用，并通过上下弯曲手腕的动作来控制“手指”的伸展。佩戴上假手后不久，马克桑斯便实现了用“右手”抛网球等简单的动作。

传统的医用假肢通常造价较高，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处在生长发育期的儿童及青少年将不得不经常更换假肢，由此产生的开销

很大。而制作一只标准的3D打印假手，成本仅在50欧元至200欧元之间，所使用的材料也容易被修复和再利用。一旦假肢发生损坏或是其尺寸不再适合使用者，随时可以使用3D打印机重新制作。

除了降低使用成本，个性化的设计也使得3D打印假肢告别了传统医用假肢丑陋、沉重的外形，更像是一件玩具。按照马克桑斯自己的意愿，他的3D打印“右手”以鲜艳的橙、绿、蓝三色为主要配

色，并印有象征“超级英雄”的独特标志。

公益组织e-Nable2013年成立于美国，旨在提供3D假肢的开源数字设计模型并将世界各地拥有3D打印机的志愿者联合起来，为那些手指、手或者手臂不健全的人群提供3D打印假肢，以改善他们的生活。截至目前，该组织已向37个国家的残疾儿童和成人提供了约2000个3D打印假肢。

张雪飞



(本报资料图片)